

# 厦门文史专家慷慨捐出鼓浪屿木制门牌

待确定文物的具体年代后,或将作为厦门历史陈列对外展出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龚小莞)近日,厦门市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原副馆长、文博研究员何丙仲将收藏数十年的五块鼓浪屿木制门牌捐赠给厦门市博物馆。

何丙仲说,他是看到厦门晚报3月9日刊登的《从地摊上淘来的竟是宋元文物》后受到启发,才有此捐赠之举。该报道介绍市博物馆保管与征集部员工黄鹿滨将自己收藏的宋元时期青白釉盖盒捐给博物馆一事。“我希望做一个接力者,以此带动更多人为厦门的文博事业助力。”何丙仲说。

这五块木制门牌均为长条形,大小相似,正面是隶体书写的“龙头路门牌二一三”“港后路门牌一六号边门”“晃岩路门牌三八号后门”等,因年代久远,有些字迹已模糊。

这五块门牌是上世纪80年代何丙仲从鼓浪屿废弃的民居中收来的。“门牌为日式风格,南洋楸木制成,简单用两颗钉子钉在墙上。我当时就觉得,这些门牌可以拿来作研究用。”何丙仲说,这样的门牌在鼓浪屿非常罕见,只在某一个时期短暂存在过。

“据我推测,这些门牌可能是1935年后日本人控制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那

段时间制作的,将此前英国人统一制作的搪瓷门牌全部换成日式门牌,也为之后的侵略埋下伏笔。”何丙仲说,也有人曾提出,这些门牌是1941年-1945年时的产物,“但我认为,日本侵略者侵略厦门时,应该顾不上改换鼓浪屿的门牌,因此工部局时期的可能性更大。不过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将文物捐出来,希望有更多人参与研究,高手在民间,相信会有更多的相关资料出现。”

前来接受捐赠的厦门市博物馆保管与征集部主任郑晓君说,作为厦门文博界的老专家,何老始终不忘初心,记挂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让人感动。“他捐赠的这些木制门牌,我们会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有更多人了解鼓浪屿历史的市民能够提供相关的佐证资料,待确定文物的具体年代后,会考虑作为厦门历史陈列的补充对外展出。”



何丙仲(左)向郑晓君介绍鼓浪屿木制门牌。

## 以色列钢琴家

### 请厦门观众听新曲

昨晚献上叶夫图申科《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世界首演



迈克·萨尔卡和厦门爱乐乐团联袂献演。

本报讯(文/记者 林晓云 图/杨伟彬)以色列钢琴家迈克·萨尔卡让厦门观众有机会听到一部钢琴作品的世界首演。昨晚,他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与厦门爱乐乐团联手献上一场精彩的交响音乐会,其中谢尔盖·叶夫图申科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世界首演。

迈克·萨尔卡是以色列钢琴与古钢琴演奏家,曾获得美国天普大学的三个学位——室内乐和羽管键琴演奏双硕士、钢琴演奏博士,以及室内乐演奏学位。他曾在世界级大赛中多次获奖,每年在全球各地演出110多场。他还是地中海三重奏的创立者,曾录制过27张专辑。

谢尔盖·叶夫图申科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2018年,乐曲献给迈克·萨尔卡。这首协奏曲是在俄罗斯和苏联经典传统的基础上写就的,形式简洁,将传统形式、和声与旋律完美结合。谢尔盖·叶夫图申科说:“该作品选择在中国首演,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欣赏、热爱欧洲和俄罗斯古典音乐艺术的国度。”

近年来,经常在中国举办音乐会以及教学的迈克·萨尔卡,常常演奏从早期

巴洛克到现代当代的曲目,他还擅长将古典、民族音乐加以融合,他的演奏中流露着浓厚的犹太民族音乐色彩及古典音乐韵味。比起多数外国钢琴家,由于选择在中国任教,他对中国的舞台熟悉度更高。

**观点** 想象台下没有观众 这是不现实的

演出结束后,迈克·萨尔卡对学琴的孩子们提出了几点建议。

有些孩子一登上舞台就非常紧张,这要如何克服呢?迈克·萨尔卡说,孩子们在平时练琴过程中,把曲目练好后,应多找几个人举办内部小型音乐会,请观众观摩,以适应正式演出,“因为在真正的舞台上表演时,想象台下没有观众是不现实的。唯有台下扎实的练习和反复实践才能真正提高。”

对于学习新曲目,迈克·萨尔卡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选择正版的乐谱,如亨乐出版社、骑熊士出版社、维也纳原版等好版本。其次,要对乐谱上的音乐表情术语记号彻底了解,并注意强弱的标记。

## 集美文史爱好者

### 花30年研究反义词

林淑建将积累的素材加以整理,已出三本书

本报讯(文/图 记者 陈满意)“生活中常常会用到各类反义词,但大家都没有注意。经典古籍中也运用了大量的反义词,它们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天文、地理、生活、劳作,甚至兵法中也用到大量的反义词。”

说这话的人叫林淑建,是一位文史爱好者,家住集美区侨英街道滨水小区。他对反义词非常感兴趣,已经花费了30年时间研究反义词。

林淑建大学期间学的是涉外会计专业,1992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同事之间交流时,常常有意无意用到反义词。他还发现,书中的辩证法很多也都用到反义词。于是他开始梳理生活中遇到的反义词,工作之余到图书馆查找资料,不断积累素材并对反义词加以整理。

“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有时间就看书,遇到反义词,马上记录下来。”林淑建说,“有时写在手机里,回到家再整理。”由于可借鉴的同类书

籍不多,他就自己动手列表统计。记者看到,他在一张旧挂历背后统计了“正”“柔”“明”“盈”等字的反义词,六七十厘米长的旧挂历上写得密密麻麻。

林淑建说,“正”字延伸出的反义词有200多对,是目前统计到反义词最多的一个字。“明”字的反义词有20多个。他还统计发现,《论语》用了256对反义词,《左传》用了406对,《荀子》用了457对,《淮南子》用了502对,《史记》用了377对,《老子》用了165对。

他说,反义词属于思维辩证的范畴,可以锻炼人的思维发散能力,对儿童启蒙教育非常有益。而且,反义词是各门学科术语的基本词素,如数学中的“正数”“负数”,物理中的“正极”“负极”,以及常说的“软件”“硬件”等。

经过多年积累,林淑建萌生了把反义词连缀成文的想法,于是他又开始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作。“有的是一词多义,为了避免重复,只好反复修改。”他说,“要做到字不重复,句句押韵,前后连贯,难度确实很大。”

2015年8月,林淑建的第一本书《反义词连文》出版了,书中按照天文和地理、生活和劳作、经济和民俗、中医和养生等对反义词进行了分类。书中整理了252句,四字一句。出版后受到读者们的好评,经常有人把读后感反馈给他。他的女儿2岁半时就跟着他读“宇宙乾坤,时空经纬,霄壤周旋,来回往返,春夏秋冬,温凉寒暑……”,三个多月就把全书背下来了。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反义词连文诵读》《哲学语源》两本书,都是有关反义词研究的。



林淑建展示其整理的反义词。